杨浦人文

另一种叙事记忆:工人子弟(之七)

■管新生 文

3

在最初的惊愕万分、目瞪口呆过去之后,同学们清楚地知道了,升学考试暂停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暂停”的定格时间段居然会是漫长的十一个年头,直到1977年年底,才恢复高考!

尽管当时从北京来了一批革命小将到学校里煽风点火大串联,但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没有什么大影响,印象深刻的却是发生在我家隔壁邻居身上的事情。

这位邻居姓孙,或者姓沈,反正上海人的发音,Z、C、S从来不分,前鼻音后鼻音一天世界。孙先生是一位商店职员,衣服穿得山青水绿,头发梳得路数清爽,苍蝇叮上去也要滑它一跤摔断几条腿!足登一双小牛皮三接式尖头皮鞋,目光向上,一条时髦的有棱有角的小脚裤,十分登样。虽是中等身材,既不高大也不威猛,但毕竟英俊潇洒,腔调蛮浓。

此君有一嗜好,每天早上必去合用的卫生间如厕,必手持一份《解放日报》,必在厕上抑扬顿挫地吟诵一番诗词歌赋,必得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尽兴之余方才伴随着一阵隆隆的冲水声步出卫生间。后来才得知,原来他是一位业余写诗的诗人,且时有大作见诸报端。稍大一些读到一则外国谚语:诗人在远方是伟大的,诗人若成了你的邻居,他就是一个笑话。我不作如是观。我很敬重孙先生。

那一天,大约在下午,蓦见他披头散发拎着断成两截的皮鞋狼狈地赤足奔进合用的灶披间,一脸惊惶,魂不守舍,语无伦次地说,不像话,太不像话了……原来,他遇上一群手持革命大剪刀的中学生,二话不说,便把他油光锃亮的奶油大包头剪成了阴阳头,把尖头皮鞋小脚裤全部恶作剧地给剪断绞碎了,两条毕毕挺的裤腿变成了丝丝缕缕的布条飘荡,扔给他的全部赠言是一句很革命的口号:破四旧!

此情此景令人难忘。时至今日,依然记得他那惊恐万状的眼神。

“破四旧”的革命狂飙很快席卷大地:控江百货商店的店招被砸烂了——“商”字是资产阶级的;控江路三字被涂抹了,改成了“东方红大街”;双阳路是反动的——怎么可以有两个太阳呢?改成了“反修路!”破四旧,立四新,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学校里已经不再上课了,老师们不知去向,学生们响应伟大号召纷纷“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向披靡!

全国的杂志先后关门停刊!父亲曾经希望我学医,为此订阅了《中华护理》杂志,因专业性太强看不懂,后改为订阅《少年文艺》,此时,也理所当然地停刊了!

紧接着,又有邻居被揪到大门口立在长板凳上批斗,群众高呼口号。这些人中据云有日本翻译、有逃亡地主、有洋奴买办。记得一楼四室曾住有一位老头,沉默寡言,唯嗜好日日喝酒,常常坐在四户合用的阳台上一桌一椅一壶酒一碟螺蛳,从上午独斟独饮至下午,而后便烂醉如泥瘫在了地上,弄得整个一楼全是酒气酒香,一觉睡到日头西斜才缓缓醒来。他前世修来的老太婆总是在一旁默默看着,偶尔“红袖添香”为他斟酒,或是搀扶其回屋。数年如一日,持之以恒。此时想来,幸得这位老先生前一年去世了,据云也为逃亡地主,否则难逃一劫。

还有更为稀奇的事儿,那时新村的垃圾箱里经常发现被偷偷扔掉的一包一包又一包的金银首饰,不但无人认领,且无人敢捡。

学生们放羊了,不上课了,于是很有些自娱自乐地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战斗小组(这是极不严肃的说法,在当年应归于大逆不道之罪),自觉自愿自发的任务是——今天去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抄写大字报,明天就刻写蜡纸用油印机印成传单四处散发。几个同学和我也占据了一间教室,成立了一个小组,并且用很大的白纸写上了很大的字,贴在教室门口,名曰“鸡蛋碰石头战斗组”。于是,我们这些小赤佬也很红卫兵地十分起劲十分疯魔踏着黄鱼车去外滩散发传单,去国棉十七厂观看批斗走资派的情景,去街头围观北京红卫兵和上海工人硝烟弥漫的大辩论。

只是,那一日傍晚,在经过五角场的一条小马路时,蓦见一个一个又一个头上戴着纸糊高帽、身上穿着白色长袍的“牛鬼蛇神”们胸前吊着“反动学术权威某某某”的牌子,一边敲着破旧的垃圾畚箕蹒跚前行,一边低低高呼“打倒某某某”(自己的名字)。突然一惊,我看到了以往常常挂在喜爱数学的同学口中的苏步青教授,也在一步一趋地走了过来!后来方知,此处四周乃是复旦大学宿舍,这些老师是在被学校红卫兵们批斗之后释放回家去的……

后来,“鸡蛋碰石头战斗组”果真鸡蛋碰石头,一磕一碰便呜呼哀哉,仅仅存活了一个星期。

那一天去学校,只见所有散兵游勇式的自发组织在一夜之间均被砸了个稀巴烂,而且对方还在墙上留下了一行杀气腾腾的警告语:凡再成立此类组织者,后果一律自负!

不过,我个人忽然有了一个小小的收获:在被同样砸烂的学校图书馆遍地狼藉的地上,我捡到了一本书,那是李瑛的诗集《红柳集》,信手一翻,看不太懂,但还是当仁不让地带走了。

于是,一切统统歇菜,就此拉倒!大家一个立定,向后转,解散——统统解散到家里当上了逍遥派,每天逍遥自在地躺在自家床上手不释卷大看特看被批判的毒草书。当然,毒草书的封面一律披上了伪装:如《青春之歌》的封面十分可疑地成了《鲁迅小说选》,《激流三部曲》摇身一变成了《马克思传》,《红与黑》很滑稽地成了《欧阳海之歌》等等,不一而足。事实证明,这是那个火红年代唯一正确无比的抉择,既不当保皇派,也不做造反派,既不用担心被“火烧”被“砸烂狗头”,也不用忧虑“秋后算账”。

旅游日记

太鲁阁的长春祠

■梁素霞 文

台湾东西横贯公路(也叫中部横贯公路,简称中横)的起点在太鲁阁,终点是台中县东市镇。中横公路全长194公里,其险峻壮观的大理石峭壁和一眼望不到头的公路倾注了几万名台湾老兵历时近四年的艰辛、血泪和生命!

在长春听涛景点有一个“长春祠”,它位于太鲁阁峡谷入口不远处;唐式风格的长春祠依地势嵌入山壁间、立于断崖下,精巧而庄严。清新的泉水自山壁涌出,一道飞瀑直泻而下,终年不息,形成“长春飞瀑”,立雾溪经祠前潺潺流过,人工建成的环形步道供游人饱览峡谷幽径及曲流风光,它是中横公路的一处盛景。

长春祠建于公元1958年,原祠堂曾于公元1980年因地震崩塌,三年后整建完成;公元1987年第二次崩塌,祠体全毁,翌年重建新祠于原地的左方,祠后垂直的山壁间,开凿出“之”字形陡直阶梯,380阶石梯蜿蜒向上,被称之为“天梯”;循“天梯”直上可到达“观音洞”,洞内有观音石佛及中横公路的施工全图。也可登上矗立在山崖之上的太鲁阁楼和钟楼,居高临下俯瞰立雾溪曲折河道和峡谷风貌。

长春祠内供奉着中横公路施工过程中因公殉职的212位台湾老兵的灵位,以纪念这些伟大的英雄们!当我们观赏公路上的险峻奇景时,别忘了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1949年,蒋介石带领百万大军退守台湾,“一年准备、三年反攻、五年成功”的诺言成了泡影,百万大军变成了在异乡漂泊的游子!这近二百万的特殊族群不曾想到这一去就是几十年的岁月沧桑、几十年的背井离乡!在台湾是迎来了百万漂泊的心灵,而在大陆却是留下了百万破碎的家!乡愁从离开家的那一刻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是等待、等待、再等待……等待返乡;在这一甲子的岁月中,当初两岸的争战是放下了,唯有离家的伤痛始终未能放下。

半个世纪过去了,有些人回来了,可有些人却回不来了!这些开凿中横公路的老兵们为了台湾的建设把后半生又一次奉献给了海峡彼岸!物转景移、人事皆非,多少老兵梦想着有一天能越过台湾海峡回到大陆、回到家乡与亲人见面,然而遗憾的是却把尸骨留在了这太平洋边台湾岛上的太鲁阁深山老林里。

离开太鲁阁,沿浪涛拍岸的太平洋边前行游览石梯坪,一边是亚热带地区的花莲、另一边却是热带地区台东的北回归线,三仙台。

台湾的东海岸确实很美,但回头遥望太鲁阁峡谷里的“长春祠”却让人心头堵塞、思绪万千:安息吧,“长春祠”里的台湾老兵!现在海峡两岸已经直通直航了,你们虽然未能一偿回家的夙愿,但是你们的亲朋好友会经常飞越台湾海峡过来给你们上一柱香、告慰你们的在天之灵,让你们漂泊的心灵回到故土、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

世相百态

三十年后同学情

■刘新红 文

又到一年毕业季,望着莘莘学子复习迎考,备下精美的留言本,留下同窗的诚挚心语,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情不自禁想起了三十年前我的初中学习时代。

是的,由于各忙前程,由于疏于联络,同学间失联已近三十年。当初的青涩学子,现在一切可好?上周一位同学的来电,一下子缓解了我的思绪,更改变了我的作息。

热心的同学费尽周折、千方百计联系到了将近三十年未见面的初中同学,并建立了一个微信群。久未谋面的同学在这个网络平台上畅所欲言,瞬间拉近了彼此间的时空距离。

各自忙碌了一天,晚餐后是班级微信群最热闹的时间段,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诉说着白天的见闻,倾诉着各自的心情,当然还不忘调侃学生时代的糗事,讨论筹划聚会活动的细节……

每晚睡前再到班级微信群溜达一圈,已成了我的必修课。看着渐渐增多的加入者,翻着一条条聊天记录,逐一对上脑海中浮现的学生时的青涩模样,那种感觉真的很难用语言完全描述出来。

当世人都在感叹,人到中年,友谊之树日渐凋零的时候,感谢互联网的强大,让三十年后的同学情,历久弥新。

闲话花样

翻跟头

■郑树林 文 剪纸

从小我们一帮小八腊子就喜欢玩翻跟头或者叫翻筋头的游戏,放学以后大家就会聚集在弄堂前的马路旁,然后一个个开始了翻跟头比赛,记得我的一个同班同学一下子可以翻十几个跟头,是我们同学中的翻跟头大王,后来就是因为会翻跟头被一个技巧队录取了。

另外还有一种也是翻跟头的游戏,是两人相向而立,然后互握对方双手,两人同时口中念道:“炒黄豆,炒黄豆,炒好黄豆翻跟斗。”在念“炒黄豆”时互握的双手同时向左右晃动,而念到“炒好黄豆翻跟斗”时,两人互握的双手向上,身体作360度转身。如果一方没有翻很容易扭伤。

这翻跟头应用到生活中可就不一样了,常常听到的就是“阿拉小区格房价又翻了只跟头,看勿懂了。”“小菜场菜动勿动就涨价,一涨价就是翻一只跟头,真格吃勿消,格眼退休工资哪能来三。”翻跟头成了涨价的代名词。

翻跟头除了游戏外,在我们上海的生活中非常普遍,以前物资紧缺,许多东西需要凭票供应,就是凭票供应有些家庭是有票子没有钱,而有些人家是有钱没有票子,于是就产生了用票子换票子的地下交易,也产生了一些专门以此为生的黄牛,他们用钱根据市场的需要买下配给的票子,然后买下物品再加价出售,由于比正常商店出售得高,大家称此行为为翻跟斗,如售价是原价的一倍叫“翻了一只跟斗”,两倍叫“翻了两只跟斗”,以此类推。从事翻跟斗者叫做翻跟斗朋友,后来又叫做打桩模子。

翻跟头以前看到最多的是在电影院门口,特别是休息天和晚上的场次,只要有办法弄到电影票就绝对可以赚钱,我一个同学他有亲戚在电影院工作,每次新片他总有票子,刚开始还只是自己看或者我们同学看,后来看到每次到电影院门口,许多情侣在等退票,而且还是高于票子的价格,有时候甚至翻了几个跟头以后,我们就看不到新电影了,原来他动脑筋,多要了票子然后翻跟头赚钱了。

翻跟头以前是属于违法的,没多久他因为不小心在翻跟头时被派出所抓住了,还牵连了他的亲戚。

股民喜欢股票翻跟头,工人喜欢加工资翻跟头,读书希望成绩翻跟头,大家就是不喜欢物价翻跟头。

绿梅(海湾森林公园) ■刘东林